

宠物店救遗弃犬

布伶，是这条阿拉斯加狗的名字。去年夏天，我在夏威夷度假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布伶主人的父亲打来的，说他儿子因在外地找到工作离开上海，没法带走布伶，问我要不要收养。我家里已经有了两只小狗（一只博美，一只比熊），再养一只大型犬，显然力所不能及，便婉拒了。这位父亲也不说什么，听完后便挂掉了电话。

待我回到国内，却听说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：原来小伙子的父亲挂断我的电话后，便将布伶带去宠物店洗澡，自己却转身出门径直去火车站回老家去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把布伶丢给宠物店了！

我赶紧奔向宠物店，一路上脑子不停地想象着可能的结局：说不定宠物店已将布伶卖掉了，更可怕的是，说不定它已经成为某个饕餮之徒的盘中餐……哎，简直不敢再想象下去了！

走进宠物店的时候，我才松了口气。一眼就看见它庞大的身躯可怜兮兮地蜷缩在一只不大的铁笼子里，精神萎靡。看见我，它两眼顿时放出光芒来。宠物店主人打开铁笼门，布伶一下子蹿了出来，朝我扑来，高大的身躯直立起来，两条前腿搭到我的肩上，伸出热乎乎的舌头在我脸上舔着。那一刻，我忍不住眼眶湿了：要知道，我只不过曾经留养过它三天而已，它却把我当成了亲人！

我连声向宠物店主人道谢，走出宠物店。布伶紧紧跟在我身后，一步也不敢落下。硕大的尾巴一路摇着，表达着喜悦的心情。

初次来我家做客

不由回想起跟布伶结识的事。那是几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，我有事去某小区，经过一家底楼院子，看见里面趴着一条黑色大狗，在骄阳的暴晒下一动不动，身边一只破脸盆翻倒着，里面一滴水也没有。我心里着急，便翻墙而入，根本就没想到“私闯民宅”这一说。我在院子里喊人，但家里似乎空无一人。我顾不得什么了，硬推开房门冲了进去。我刚拿起一个脸盆在龙头前接水，大狗就跑进屋来，一头冲进卫生间，脑袋直接伸进抽水马桶狂饮起来，一边饮着，两条后腿不停地颤抖。在那一刻，我相信如果我再晚到半小时，这条狗的命就没有了。

它就是布伶。傍晚时分我见到了布伶的主人，一个小伙子。虽然是初见，但我还是把他狠狠训了一通。这之后，因为挂念着布伶，我跟小伙子有了更多接触，我对他说：“以后你再外出，把布伶送我家来吧。”

初次来我家做客的时候，布伶只有一岁多，但体格硕大，威风凛凛，著名的十字脸黑白分明。它在我家只呆了三天。那几天，它的乖巧，它与人亲昵时的种种情状，每每想起就心头一暖。也因此，当出于义愤将布伶从宠物店带回家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深思熟虑。但养一只阿拉斯加雪橇犬，跟养小型犬，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。这一点，也是所有有此念头的人，必须记住的。



布伶寻家记

◆ 贺子壮

为了给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狗寻找合适的人家，我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更深深体会到与狗狗之间的喜怒哀乐之情……愿与所有热爱宠物的人分享此文。

第一次尝试夭折

虽然怜爱布伶，但限于家中条件，我还是决定给它找一个更合适的领养家庭。网上有许多动物领养的网站和群组，是由一些热爱动物的个人和公益组织建立的。我在领养网站上发布了信息：布伶，4岁的阿拉斯加小妹，体健貌美，体重约45公斤，右耳略有微恙。因家庭变故，寻求好心爱狗人士领养。要求是上海本地住户，有闲暇时间和良好的居住环境，底楼有院子最好。一开始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，以为网络无边，合适的领养人一定大把大把。帖子发出后，果然得到了很多呼应，其中不乏要求领养者。但筛选一遍后，却发现符合要求者，十中无一。

最早一批申请领养者中有一位唐先生，电话里他告诉我，他家住在静安寺，但有一条雄性比利时牧羊犬养在郊区他开设的工厂里，十分孤独，因此他希望领养布伶与它作伴。我听了虽然心里有些不快，但还是答应先去看看环境。

开了一小时车，才到了位于奉贤的工厂。还没进门，远远就听见像狼一般的嚎叫。只见那条牧羊犬被关在一间一面是铁丝网的水泥房间里，身躯庞大，眼睛贼亮，见我走近，狂吼着扑到铁丝网上，用身躯撞击着铁丝网。我连连后退。常年的孤独使这条牧羊犬的性情变得十分狂躁！我返身回到车里，一脚油门飞快地跑了。

我给唐先生打电话，他问我意下如何，我只说了句“我家布伶可不是陪读丫头”，连抱歉都没说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第一次的尝试就这样夭折了。

去而复返难分离

这样让人当场吓跑的尴尬事后还有过好几回。要找一份好人家，真的难。好不容易当面过关了，一转身，麻烦又来了。

有个名叫薇薇的姑娘，独自住在嘉定南翔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子里，有钟点工早晚两次上门清洁。装潢雅致，风格温馨，连布伶走进来也不觉得陌生。只是有一点没有想到：她家里已经养了三只小约克夏！

我问她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三个小可爱，为什么还要收养布伶？难道不怕布伶欺负它们三个？她回答长久以来她的梦想就是养一只大狗，相信布伶和三只小东西能够和平相处。我看看布伶，它已经跟三个小伙伴玩在一起了，放下心来，便嘱咐了几句，悄悄离开了。

回到家，刚喘了口气，微信“叮咚”一声，一看，是薇薇发来的：贺老师，出问题了，小母狗和布伶相处不了，差点咬了。

狗狗一时不适应新环境，新伙伴，出现一些反常情况，应该是很正常的，我告诉她再观察一会。十分钟后，回复来了，这一回，语气明显惊慌失措了：布伶现在蛮凶的，会不会你走了，她情绪不太稳定，我先带它去宠物店吧，放家里我怕要出事，小公狗也被它拍击过好几次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控制不住了。

我只好重回驾驶室，一天内第二次驱车去南翔。这一天，我来回开了一百五十公里的车，布伶却原封不动地还在家里。就当是去南翔旅游了一回吧。

回家的路上，布伶蹲在车子后座上。我有些生气地问它：“你为什么要拍人家小狗？你是不想留在那里，要我把你领回来是吧？”

布伶当然不会回答我。它蹲在那儿，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，突然，它朝我伸出脑袋，伸出舌头在我的耳朵上狠狠舔了一口。

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

本版插图 田红

年轻人实在轻率

从薇薇家回来后，布伶大概是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变得比以前乖巧多了，无论我发出什么指令，它基本上都乖乖的执行，连以前抵死不吃的食物也强咽下去。看起来它只想呆在这个家，与它认可的主人在一起。

有天半夜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它蹲在床边，直直看着我，眼光满是忧伤。见我醒来，它把脑袋伸进被子，用舌头舔我的手。那一刻我的心愈发沉重，因为我已经约好第二天把布伶送到另一个人家去了。

这一次送去的是宝山的一户人家，一对尚未结婚的“准夫妻”。女孩妮妮以前开过宠物店，有时还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动物救助。她一眼就看出布伶体重过轻，进而分析出它的饮食结构不合理。她侃侃而谈，提出新的饮食方案，自信满满，令我心悦诚服。

我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。之后我跟太太一起去外地，途中常常通过妮妮的微信收看布伶的“实况转播”。看起来妮妮真的很有一套，训练起布伶有模有样，布伶也完全服从她的指令。我完全放心了，和太太盘算着回国后

送养就像“嫁女儿”

对于领养人，公益组织志愿者们也给我提过很多建议，基本上他们觉得年轻一辈都不太靠谱。这倒不是什么偏见，而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实际考虑。由于年轻人们本身尚要为生活而打拼，一旦发生意外情况，他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更遑论狗狗！
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寻寻觅觅，最终领养布伶的，还是一位年轻人，福建女孩小迪。有位朋友嘲笑我送养布伶就好像“嫁女儿”，这话一点没错！那天我给布伶洗了个澡，浑身香喷喷的。布伶爬上车子后座，后箱盖里塞满了它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器具，就跟嫁妆没什么两样。我太太还通过淘宝订购了罐头狗粮直接发到小迪的住址。说句笑话，幸亏狗不会自己拿钱去买东西，不然给它个二万三万让它叼在嘴里我也是做得出来的。

到了小迪住所，不免有些失望，这地方实在太小了一些。另一个意外是，小迪就在

回“娘家”来过年了

离开小迪家，布伶拦在门口时，我拍了张照片，回去发在微信朋友圈里。短短几个小时内，收到将近两百条反馈，是玩微信以来最多的一次。许多朋友都不忍心，一些人甚至对我的“寡情”“冷酷”表示不解和愤怒：“没良心的主淫！”也有人触景生情，想到了自己的经历：“不应该！当年送走一条，还债到现在……”当然更多的是理解和祝福。

半个月的探望期终于到了。布伶远远看见我，一下子挣脱绳索，朝我飞奔而来。它又像那次在宠物店里一样，猛地直起身躯，两只前爪搭到我的肩膀上，伸出舌头在我脸上又亲又舔！我搂住它的脖子，眼睛湿润了。今年春节前半个月，小迪说春节要回福建老家过年，希望我帮她带几天。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还让小白干脆也一起过来。

那天，布伶仿佛游子归来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大大舒了口气，一头扎进原先睡觉的地方，呼呼大睡起来。我盘腿坐在它旁边，听着它熟悉的鼾声，突然无来由地感动起来：布伶回“娘家”来过年了。

过去几年，每逢春节，我总和太太外出旅行。这一回，我甚至连亲戚家也走不了，在家里彻底心无旁骛地当一回“铲屎官”！我又

带些礼物去探望布伶，感谢妮妮一家。

一周之后，深夜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是妮妮打来的，她带着哭腔告诉我，布伶在他们家大闹天宫，问我还要几天才能回国？她要把布伶给我送回来。我大感意外。我告诉她，还有三四天我就回国，届时第一时间去接回布伶。不想她却似乎一天也不能等待，连连问我平时是把布伶寄养在什么地方，她要马上把布伶送过去。

我对这突然的变故百思不得其解。几天后我回到上海，从寄养者家中领回布伶。隔了几天，我突然想起准养证和免疫证明还留在妮妮家里，便请她快递给我。不想她先是支支吾吾，随后又让我直接找她男友小马。

原来，小马跟妮妮发生争执，大吵一通后宣布分手。妮妮返回娘家，而小马工作繁忙，实在无法对布伶尽到责任。

这情况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年轻人竟如此轻率处理他们的人生大事！这以后，我发现他俩分别将我的微信拉黑了。至于布伶的准养证和免疫证明，至今我也没收到。

刚刚不久被百度公司录用了，第二天就要去上班。我有种想要带上布伶就走的冲动。正思忖着如何开口，却见小迪抱着布伶的脖子，又是亲，又是喃喃低语，而布伶则眼神温柔，伸出舌头舔着小迪。那样的场面足堪刊登在宠物杂志封面上！或许他们真的有缘？在经历了多次循环往复的周折后，我开始相信人和动物之间也是讲缘分的。于是我决定先把布伶留下，看看接下来的情形再说。看看天色向晚，我站起向小迪道别，就在这时，布伶“嗖”的一下从桌子底下蹿出，几步跑到门口趴下，整条身躯横在门前，两眼痴痴地看着我……

回到家不久，小迪就发来了布伶的视频，布伶趴在窝里，满足地眯起眼睛，鼾声如雷……一颗悬着的心，渐渐有了着落。又过了几天，小迪居然从沈阳买来一只两个月大的白色萨摩耶，与布伶作伴。

恢复了早晨一睁眼就起床遛狗的节奏。几乎每个下午，我都带着布伶和小白去火车站前面的大草坪，那里有许多狗狗和遛狗的人。布伶和小白一到场，那些先到的狗狗们便纷纷跑过来，很快便嬉闹在了一起……

假期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开车来到小迪家，小迪已等在门口。布伶跳下车，立刻迈开腿飞也似的跑去。我看见小迪张开双臂迎接它俩，看见布伶扑入小迪怀里，伸出舌头拼命舔着她的脸庞，一如当初它和我久别重逢时一样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布伶已经有了新家，有了新主人，我可以完全放心地离开了。

我悄悄上车，发动引擎，刚刚开出小区，天就下起雨来，车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水雾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整个春节期间，居然一滴雨也没下过，而我刚将布伶它们送回去，就下起雨来。嘿，老天爷真够意思。现在，该下的雨终究还是开始下了。

我开着车行进在雨雾中，在心里默默念叨：“再见，布伶！祝福你，未来顺利，平安！”

后记：在我校对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又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：小迪最近在新加坡找到了工作，她将无法把布伶一起带去而苦恼。或许，布伶又要回到我身边了吗？